

“精英误国”： 近代日本陆军教育体系述评

马晓娟

内容提要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军事近代化、对外扩张过程中,重视军事教育,建立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军事教育体系,即陆军幼年学校(初级)、陆军士官学校(中级)、陆军大学(高级)。无论是陆军中参与决策的精英分子,还是在战争中参加实战的各级指挥官、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大多是这套军事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这些人是在第一线执行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实践者,在发动战争、扩大战争,最终导致日本战败的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关键词 日本陆军 侵华战争 军事教育 军事近代化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效仿法德军制创建近代陆军,并随之建立起一套完整而系统的军事教育体系。在这套军事教育体系之下,陆军从日本少年(初中生)中择优录取招入陆军幼年学校,经过三年严格的军事教育,再从中择取优秀学员送入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经过联队实习后,方可报考陆军大学(为行文方便,以下有时简称“陆大”)。最终,陆军大学毕业生中,也只有优等生才有机会进入陆军核心部门。这三个层级的每一次筛选,都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因此,日本陆军的军事教育可谓是名副其实的精英式教育。后来,无论是成为陆军中坚、能够参与决策的精英分子,还是在战争中参加实战的各级指挥官、制定作战计划的参谋,大部分是这套军事教育体系下的毕业生。

这一教育体系所贯穿的皇军至上、日本民族至上的军国主义思想,从青少年时期就灌输给陆军幼年学校的学员,直至陆大毕业。因此,作为这种教育体系的产物,日本陆军的精英军官们,在人生观、战争观等方面具有一定共性。他们所接受的军事教育是陆军军人系统形成战争观的第一步,在潜移默化中对其战争决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作为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执行者,这些精英军官参与策划、发动了侵华战争,并将战争扩大至亚洲、太平洋大部分地区,最终使日本走向战败。

既往研究中,中国学界对日本陆军教育问题的关注尚不多见,日本学界虽有针对个别军校的研究,但缺乏把三个层级的军校视为整体,对整个陆军教育体系的系统研究。另外,日本不少学者把日本对外侵略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这些受过陆军高等教育的“军事精英”们个人的独断专行,从而

为日本国家、天皇开脱罪责。^① 本文拟对日本陆军的精英式军事教育做一概述,以管窥其军事教育对日军精英的普遍影响,进而探讨这种影响与他们制定、实施侵华政策的关系,揭示日本“军事精英”培养体系的结构性问题。

一、近代日本陆军的创立

(一) 军事近代化改革

明治维新中的军事改革是日本向近代国家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之一,也与日本近代史上的对外扩张政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明治政府的两大主要任务,即建立天皇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与建设天皇统领的国家军队。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军制是封建藩兵制度,各藩藩主掌握军队,一遇战事,中央政府向各藩抽调藩兵。藩兵由武士阶级构成,指挥官为本藩大姓、高级武士,士兵为中下级武士,普通百姓没有成为藩兵的资格。武士阶级崇尚个人的武学修为,热衷于研习武道,不注重集体战术。自幕府末期到西南战争时期,武士阶级普遍存在轻视西洋武器的态度,对引进西方军事制度有排斥心理。明治政府成立之初,依然沿用藩兵制度,军队由各藩藩主控制,上至将帅下至士兵对所在藩仍抱有根深蒂固的归属感。1868年,时任兵库县知事的伊藤博文提出将文武大权归还天皇,把各地征讨幕府的军队改变为常备军并以此为国家军队基础的建议。^② 1869年1月,明治政府实行“版籍奉还”政策,即令各地大名向天皇交还领地,以实现中央集权统治,而中央政府若要实际控制诸藩,就必须迅速建立起一支强有力的直接隶属于天皇的军队。

1869年6月,军事改革派大村益次郎^③在御前会议上提出创立御亲兵(即天皇军队)的设想,倡导国民征兵制度。7月,天皇正式颁诏设立兵部省。1870年,明治政府开始推行军制改革。在大村益次郎的后继者山县有朋等人的倡导下,明治政府决定将各藩军队进行统一改编,陆军仿效法国军制,海军仿效英式军制。1871年,日本政府实行“废藩置县”,同时将鹿儿岛、山口、高知三藩的藩兵改编为隶属于兵部省的御亲兵,这就是日本陆军最初的正规部队。^④ 同年,山县等人联名上奏军事改革议案,提出日本应逐渐将军备重点由对内改向对外;以不断东进的俄国为假想敌,充实对俄军备;采用征兵制,完善教育机构,为陆海军培养人才;军备优先其他国政。^⑤ 此后,明治政府逐渐解散藩兵,取而代之的是实行镇台制^⑥,即政府在重要地区派驻军队。1872年,兵部省改为各自独立的陆军省与海军省。1873年正式颁发征兵令,实行征兵制度。征兵制彻底打破了武士阶级的特权,从社会各界招募士兵,士兵不再为本藩领主效命,而是作为国家常备军隶属天皇。同时,明治政府将镇台增设为六处,分别设于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陆续从全国征兵,这样就逐步建立起直接效命于天皇的国家军队。1878年,日本确立陆军省、参谋本部、监军部(后改为“教育总监部”)三部编制,近代化的陆军军制基本完成。

从日本陆军的组建过程可见,日本军事近代化的两个目标:一是建立为中央集权统治服务的军

^① 参见堀江好一『陸軍エリート教育 その功罪に学ぶ:戦訓』、光人社、1987年;三根生久大『陸軍参謀:エリート教育の功罪』、文芸春秋、1988年;猪木正道『軍国日本の興亡』、中央公論新社、2007年等。

^② 上法快男編『陸軍大学校』、芙蓉書房、1977年、35頁。

^③ 大村益次郎(1825—1869年),日本近代著名军事家,被称为“军制之父”。青年时代热衷于研究西方兵制兵法,译有不少荷兰陆海军兵法书籍。明治政府成立后,任兵部大辅,积极致力于日本军事近代化改革,创建近代军制。大村主张统一各藩军队,习用法国军制,并推动兴办军事学校,培养具有近代军事科学技术的人才。

^④ 森松俊夫『図説日本陸軍史』、建帛社、1992年、6頁。

^⑤ 上法快男編『陸軍大学校』、200頁。

^⑥ “镇台”系1871年至1888年的日本陆军编制单位,后改为“师团”。

队,二是为对外扩张做准备。^① 1874年出兵中国台湾,即是日本对外侵略的第一步。

(二) 西南战争对日本陆军的影响

1877年2月,以西乡隆盛为首的萨摩藩武士宣布“起义”,对抗中央政府。中央政府派兵征讨叛军,可以说这是日本新式军队的第一役。

1877年1月,陆军省下令将存放于鹿儿岛的一部分武器、弹药运往大阪。此举极大地刺激了鹿儿岛的“私学校党”。^② 1月29日,“私学校党”袭击了火药局和海军造船所,夺取了武器和弹药。2月3日,明治政府派去鹿儿岛的警察为“私学校党”所拘捕。2月12日,以西乡为首的萨摩武士宣布起事。随之,九州各地的士族也追随西乡,相继叛乱。2月20日,明治政府派出征讨军前往九州平乱,史称“西南战争”。西南战争初期,西乡率领的萨摩军占据上风。但是,萨摩军从最高指挥到一般士兵皆属于武士阶级,未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很快就被征讨军击败。9月,征讨军将西乡包围在鹿儿岛城山,经过23天的围城战斗攻克城山,西乡中弹后切腹自杀。

西南战争是日本新军的第一战,虽然取胜,但也暴露不少弱点。首先,从军官到士兵接受新式军事教育的程度各不相同。征兵制实施后,虽然士兵大多来自普通百姓,但各级军官中仍有不少出身武士。这些军官在指挥中依然固守武士之道,排斥新式战术。比如,武士出身的将官认为利用有利地形掩护部队、向他部求援等是不战而退的懦夫行为,甚至与在兵学寮^③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军官围绕战术运用产生激烈的争辩。因此,在西南战争后,明治政府认为首先有必要对军官进行更系统的近代化战斗训练,提高其指挥能力。

(三) 从法式军制到德式军制

日本在明治维新中最初学习的对象主要是荷兰与法国。山县有朋、大山岩等陆军创始人曾留学法国。1870年,山县等人促使政府将陆军统一改为法式军制。其后创立的陆军士官学校等皆聘请法籍教官,普及法式战术。陆军大学在建校的最初两年亦采取法式教育,招聘法籍教官。但实际上受1871年普法战争结果的影响,日本陆军中已有人对法式军制产生怀疑,山县的弟子桂太郎就是提出质疑的第一人。他在1870—1878年间曾两度赴法德留学,实地考察两国的军事情况,对普法战争亦有切身感受。普法战争暴露出法军许多劣势,法式军制更适用于个人教育、小部队训练;而在操纵大部队上,新兴的德式军制表现出更多优势。桂在留学归国后主张陆军采用德式军制,他提出:“德国军制为欧洲之楷模,日本陆军宜学习德国军制并扬长避短,创立日本特殊之军制。我国陆军采用德式军制,并不仅因其军制为欧洲各国之冠首,还因其立宪君主制之政体、君民一心之国民性与日本相当一致。”^④

1883年,陆军卿大山岩率领桂太郎、陆军大学副干事小坂千寻等人赴欧洲进行军事考察,任务之一是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招聘法籍教官。但是,途中在桂的建议下,对德国军制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后,大山决定转向与德方接洽,为陆军诸学校招聘德国教官。德方为大山推荐了兵学权威梅克尔(Klemens Meckel)少校。

1885年,梅克尔正式受聘为陆军大学教官,并兼任参谋本部顾问,成为陆大教育的奠基人。此后,日本陆军由法式军制转向德式军制。1888年5月,在梅克尔的影响下,日本把以防卫为主的镇

^① 1868年(明治元年),伊藤博文和“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均主张要发扬皇威于四海,扩张军备。木户更具体提出须以国家五分之三之收入用于扩张陆海军军备。参见上法快男编《陸軍大学校》,36—37页。

^② “私学校”是西乡隆盛于1874年在鹿儿岛创设的两所军事学校的统称,西南战争中的主要参与者大部分是“私学校”的毕业生,故被称为“私学校党”。

^③ 日本近代最初的军事学校之一,1869年成立于大阪,陆军诸校的前身。

^④ 上法快男编《陸軍大学校》,50页。

台编制改编为攻击型的师团编制。梅克尔的直接弟子、陆军大学的前三期毕业生,大多在甲午战争时出任参谋本部、军司令部和各师团的参谋。日俄战争爆发时,陆军大学的毕业生约350名,占据了参谋本部部长、军司令部和师团参谋长及各联队、大队的主要幕僚等职,成为指挥对外侵略战争的中坚力量。

二、日本陆军的精英式军事教育

建设新式军队必须对旧有军制进行改革,同时完善近代化的军事教育体系,培养近代化军事人才。因此,建立并完善将校培养制度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的重要课题之一。早在1869年9月27日,明治天皇与集议院(相当于临时议会)议员围绕陆海军进行政策讨论,其中一项重要议题就是创设陆海军学校,培养新型人才。^①同年,日本政府于大阪设立兵学寮。兵学寮是其后陆军创立的各类学校的母体。从1873年开始,随着征兵制的确立及国家军队体制的日渐成熟,陆军教导团、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幼年学校、陆军户山学校等教育机构作为培养下级军官的学校分别从兵学寮中独立。1874年培养初级军官的陆军士官学校正式成立,1882年专门培养高级参谋人才的陆军最高学府——陆军大学成立。自此,形成了日本陆军军人的一条主要的培养和晋升途径,即进入幼年学校,然后升入士官学校,最后进入陆军大学。

通过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陆军大学的严格考试,并在这三级军事学校接受完整的军事教育,才能通往陆军高层,这就是日本陆军的精英教育体系。当然,成为陆军军官,不一定需要接受全部三个层级的军事教育,有些军官没有进入过幼年学校,而是从一般中学毕业后,直接考入士官学校或陆军其他学校,也有些军官没有接受过陆大的教育。但是,未接受幼年学校教育而直接进入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除非有显赫出身或资格较老,否则很难顺利晋升,毕业后通常在陆军系统内或多或少受到歧视。特别是活跃于侵华战争及二战时期的陆军军官的中坚分子大部分经由这三个层级的学校,一路接受军队特有的精英式教育,最终进入陆军的决策枢纽。在侵华战争中担任过重要职务,且接受过完整三级教育的日本陆军代表人物见表1。

表1 侵华战争时期日本陆军代表人物履历表

姓名	幼年学校 (入学年份)	士官学校 (毕业年份)	陆军大学 (毕业年份)	最终军衔及曾任主要职务
阿南惟几	广岛地方幼年学校 (1900)	1905	1918	大将,1938年任第一〇九师团师团长,1939年任第十一军司令官,1942年任第二方面军司令官,1945年任陆相。
朝香宫鸠彦亲王	东京地方幼年学校 (时间不详)	1908	1914	大将,1937年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
甘粕重太郎	仙台地方幼年学校 (时间不详)	1905	1917	中将,1927年任第七师团参谋,1939年任第三十三师团师团长,1941年任驻蒙军司令官。

^① 上法快男編『陸軍大学校』,39頁。

续表 1

姓名	幼年学校 (入学年份)	士官学校 (毕业年份)	陆军大学 (毕业年份)	最终军衔及曾任主要职务
雨宫巽	名古屋地方幼年学校(时间不详)	1914	1925	中将,1931年任参谋本部中国课课员,1934—1937年任驻南京武官,1938年任华北方面军参谋,1943年任独立混合第九旅团旅团长,1944年任第二十四师团师团长。
绫部橘树	熊本地方幼年学校(时间不详)	1915	1924	中将,1935年任关东军参谋、作战主任,1939年任骑兵第二十五联队联队长,1941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42年任第一方面军参谋长,1943年任南方军副总参谋长,1944年任第七方面军参谋长。
有末精三	仙台地方幼年学校(时间不详)	1917	1924	中将,1939年任华北方面军参谋,1941年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
饭田贞固	仙台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时间不详)	1905	1912	中将,1914年任青岛守备军参谋,1939年任第十二军司令官。
饭沼守	名古屋地方幼年学校	1909	1919	中将,1930年任第三师团参谋,1937—1938年任上海派遣军参谋长,1939年任第一一〇师团师团长,1945年任第九十六师团师团长。
饭村穰	东京地方幼年学校(时间不详)	1909	1921	中将,1933年任参谋本部课长,1939年任陆大校长、关东军参谋长,1941年任第五军司令官,1944年任南方军总参谋长。
池田纯九	熊本地方幼年学校(时间不详)	1916	1924	中将,1935年任中国派遣军参谋,1940年任奉天特务机关长,1941年任关东军第五课课长,1942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
石原莞尔	仙台地方幼年学校(1902),中央幼年学校(1905)	1909	1918	中将,1920年任华中派遣队参谋,1928年任关东军参谋,1933年任步兵第四联队联队长,1935年任参谋本部作战课长,1936年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长,1937年任关东军副参谋长,1939年任第十六师团师团长。
矶谷廉介	大阪地方幼年学校(时间不详)	1904	1915	中将,1930年任第一师团参谋长,1935年任驻中国大使馆武官,1936年任军务局局长,1937年任第十师团师团长,1938年任关东军参谋长,1942—1944年任香港总督。

续表 1

姓名	幼年学校 (入学年份)	士官学校 (毕业年份)	陆军大学 (毕业年份)	最终军衔及曾任主要职务
板垣征四郎	仙台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 (时间不详)	1914	1916	中将,1919年任华中派遣队参谋,1924年任驻中国公使馆武官辅佐官,1927年任步兵第三十三旅团参谋,1928年任步兵第三十三联队联队长,1929年任关东军参谋,1932年任“满洲国”执政顾问,1934年任“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1936年任关东军参谋长,1937年任第五师团师团长,1938—1939年任陆相,1939年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1941年任朝鲜军司令官,1945年任第十七方面军司令官,第七方面军司令官。
牛岛满	熊本地方幼年学校 (时间不详)	1908	1916	大将,1936年任步兵第一联队联队长,1937年任步兵第三十六旅团旅团长,1939年任第十一师团师团长,1944年任第三十二军司令官。
梅津美治郎	熊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1897)	1903	1911	大将,1930年任步兵第一旅团旅团长,1931年任参谋本部总务部长,1934年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1935年任第二师团师团长,1936年任陆军省次官,1938年任第一军司令官,1939年任关东军司令官,1942年任关东军总司令官,1944年任参谋总长。
冈村宁次	中央幼年学校 (时间不详)	1904	1913	大将,1927年任步兵第六联队联队长,1928年任参谋本部战史课课长,1932年任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关东军副参谋长,1933年任驻“满洲国”大使馆武官,1936年任第二师团师团长,1938年任第十一军司令官,1941年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1944年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
河边虎四郎	名古屋地方幼年学校(1905)	1912	1921	中将,1934年任关东军参谋,1937年任参谋本部战争指导课课长,1940年任第七飞行团团长,1943年任第二航空军司令官,1944年任航空本部次长,1945年任参谋本部次长。
田代皖一郎	熊本地方幼年学校 (时间不详)	1903	1913	中将,1930年任步兵第二十七旅团旅团长,1931年任驻中国公使馆武官,1932年任上海派遣军临时参谋长,1934年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1935年任第十一师团师团长,1936年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多田骏	仙台地方幼年学校 (时间不详)	1903	1913	大将,1930年任第十六师团参谋长,1932年任“满洲国”最高顾问,1934年任野重第四旅团旅团长,1935年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1936年任第十一师团师团长,1937年任参谋本部次长,1938年任第三军司令官,1939年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

续表 1

姓名	幼年学校 (入学年份)	士官学校 (毕业年份)	陆军大学 (毕业年份)	最终军衔及曾任主要职务
土肥原 贤二	仙台地方幼年学校 (时间不详)	1904	1912	大将,1928 年任奉天督军顾问,1929 年任步兵第三十联队联队长,1931 年任奉天特务机关长,1937 年任第十四师团师团长,1940 年任军事参议官、陆军士官学校校长,1941 年任航空总监,1943 年任东部军司令官,1944 年任第七方面军司令官,1945 年任教育总监,第十二方面军司令官兼第一总军司令官。
东条英机	东京地方幼年学校 (1899)、中央幼年 学校(1902)	1905	1915	大将,1931 年任参谋本部课长,1933 年任军事调查委员会委员长,1934 年任第二十四旅团旅团长,1935 年任关东军宪兵队司令官兼关东厅警务局长,1937 年任关东军参谋长,1938 年任陆军次官兼航空本部部长,1940 年任陆相兼对满事务局总裁,1941—1944 年任首相。
畑俊六	中央幼年学校 (1896)	1900	1910	元帅,1927 年任参谋本部第四部部长,1928 年任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1933 年任第十四师团师团长,1935 年任航空本部长,1936 年任台湾军司令官,1937 年任教育总监,1938 年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1939 年任陆军大臣,1941 年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1945 年任第二总军司令官。
松井石根	中央幼年学校 (1896)	1897	1906	大将,1922 年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1929 年任第十一师团师团长,1933 年任台湾军司令官,1937 年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华中方面军司令官。
武藤章	熊本地方幼年学校 (时间不详)	1913	1920	中将,1936 年任关东军参谋,1937 年任华中方面军副参谋长,1938 年任华北方面军副参谋长,1939 年任军务局局长,1942 年任近卫师团师团长,1944 年任第十四方面军参谋长。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近代史資料研究会編『日本陸海軍の制度・組織・人事』(東京大学出版社、1982 年)整理。

(一) 陆军幼年学校

陆军幼年学校是培养陆军军官的初级教育机构,又被称为“陆军中学”。1896 年 5 月,遵照明治天皇圣旨,日本陆军制定并颁布了“从幼年时代开始接受特别教育”的《陆军地方幼年学校条例》^①,并在东京、仙台、名古屋、大阪、广岛、熊本开设六所地方幼年学校。地方幼年学校每年招收 13—16 岁的青少年学员约 50 名,采取寄宿制,学期三年,除学习一般中学课程外,重点开展军事技术教育和军人精神教育。学员从地方幼年学校毕业后经过选考进入中央幼年学校(所在地东京),

① 「幼年学校の沿革」、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資料集成』第四卷、柏書房、2004 年、171—172 頁。

继续学习两年,毕业后作为士官候补生在军队接受半年训练,继而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接受初级士官的培养。^①

陆军幼年学校的教育纲领虽然在不同时期略有修订,但其内容、主旨变化不大,大体上可以概括为五点:第一,作为军校,其教学目的是对学员进行成为军官前的预备教育;第二,培养学员忠君爱国的精神;第三,学习军纪、礼仪等军人必要的操守;第四,锻炼学员强健的体魄;第五,教授基本文化知识。1926年修订的陆军幼年学校的教育纲领曾对以上五点做了详细规定,因其内容不长,兹录全文如下:

陆军幼年学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学员成为将校所需的德行,同时教授学员一般学科的知识。另外,作为军人预备教育,为学员升入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奠定基础。为达到上述教育目的,须特别注意以下各项的教养。

一、培养尊皇爱国之精神。我国拥有世界最卓群之国体,沐浴诸圣人之仁慈。故此,千年来所形成尊皇爱国之心,我国国民应永久继承。尤其幼年学校学员,来日作为将校,成为天皇肱骨、国家栋梁,若要担此巩固皇基、昌盛国运之重责更须富有此一精神。

二、培养堪当军人之节操。军人常临生死存亡之境,不论战时与否,须常有百折不挠之节操。尤其未来成为军队骨干之幼年学校学员,不仅应有作为一般国民之常识,更应修炼坚定、高尚之将校品性,确立超群军人节操。

三、锻炼强健体魄。若无强健体魄,则精神缺乏灵气,虽有才艺亦难发挥。尤其幼年学校学员,他日作为国之栋梁,担负忍耐饥寒酷暑、克服艰难困苦之重任,更须锻炼强健体魄。

四、培养文化知识。民智开化与否,关系国之盛衰。尤其将来为社会中坚、国家栋梁之幼年学校学员更须开发智识,顺应时代发展与军事发达,培养代表帝国品味与文化之基础。^②

陆军幼年学校的教育分为教授部和训育部。教授部重在文化知识和精神的教育,由文职人员担任教官,开设文科课程。其主要科目有伦理(以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军人敕谕为基础,重在培养人伦常理,传授军人本分、锻炼军人意志、培养德行涵养)、国语汉文、外语(俄、德、法)、历史(对比本国历史与外国史,特别注意宣扬皇室尊严、国体优秀、祖先宏业、人情醇厚等)、地理(配合历史教育,培养爱国心)、数学、理化示教(即理科入门)、博学、物理、化学、矿物、绘画、习字、唱歌、理论。

训育部的目的在于强健学员身体,培养其军人意志和涵养,让学员初步掌握军事技能。训育部开设初等教练课程,主要对学员进行最基本的军事训练,教官一般由现役军人、下士担任。学员在

^① 日本陆军幼年学校最初成立于1872年,1875年正式成为陆军省直属教育机构。当时主要招收13—16岁志愿从军的青少年和陆军军官遗属。教学内容除一般中学的学习内容外还教授外语。1877年,幼年学校一度被取消,学员作为幼年学员并入陆军士官学校。1887年,日本陆军在德国军制影响之下,重新恢复幼年学校,并采用德式陆军士官候补生制度,即从幼年学校毕业后,作为士官候补生在部队服役半年,然后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自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先成为实习军官再被任命为少尉军官。在此基础上,1896年,陆军又进行了一次制度改革,把幼年学校划分为地方幼年学校(相当于初中,招收13—16岁学员,三年制)和中央幼年学校(相当于高中,招收16—18岁学员,两年制),自此确立了日本陆军由地方幼年学校至中央幼年学校再至陆军士官学校最后至陆军大学的将校培养制度。所谓陆幼第几期一般指1896年改革以后的入校学员。1896年以前入学的学员则被称为旧陆幼。参见黒沢文貴『大戦間期の日本陸軍』、みすず書房、2000年、190—193頁。

^② 「昭和2年印刷 訓育提要 陸軍幼年学校用 全」、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資料集成』第四卷、76—77頁。

地方幼年学校主要接受初级训练,学习体操、游泳及军队内一般训诲,中央幼年学校则在此基础上增加射击、剑术、马术。

在陆军幼年学校的课程中,伦理、外语、初等教练与一般日本中学所教授的科目有显著不同。伦理根据教育敕谕和军人敕谕的要求,除讲授人伦道德、国民义务外,特别强调对军人本分的教养和军人意志的锻炼,而一般学校教授的“修身”课程则只讲授一般意义的思想道德。当时,一般日本中学已开设外语课程,主要以英语为主,而陆军幼年学校则设有法、德、俄语,学员可在此三种语言中任选一种学习,不教授英语。这既源于陆军教育效仿法德之传统,也与陆军内部轻视、敌视英美的习惯有关。初等教练科目属于军事训练,更是区别于一般中学,体现军校特点的课程。

(二) 陆军士官学校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立于1874年,是日本近代军事史上一所重要的军事教育机构,从甲午战争前就为陆军培养、输送中下级军官。因其设立目的是为陆军培养战争所必要的基层指挥官,所以招收学员人数较多,既包括陆军幼年学校毕业生,也招收一般中学学生,最多一期学员甚至达千余名,至学校关闭共招收61期学员,3万余人。日本陆军从下级军官到高级将领几乎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的毕业生。陆军士官学校聚集了来自日本各地、陆军各兵种的士官候补生,是日本陆军唯一的士官培养机构。这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日本特殊的制度。陆军军官全部出自这一学校,这为贯彻陆军高层乃至日本国家的政策、意志提供了便利,在约束、团结军队方面也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陆军士官学校条例》规定,陆军士官学校招收陆军各兵种士官候补生,对其进行初级军官所必需的军事教育。^①其教育纲领择要如下:

将校为军队之骨干,军人精神和军纪之根本,国家精神之支柱,因此本校奉圣谕在下列要领基础上实施教育:

- (一) 彻底教育学员国体及建军本义,培养尊皇爱国之心。
- (二) 锻炼坚定的军人精神、贯彻严肃的军纪,陶冶高洁的品性。
- (三) 锻炼强健的体魄、旺盛的精力、顽强的意志。
- (四) 教授士官候补生初级士官所必要之学识,并培养其日后能够独立自主学习的素养。^②

陆军士官学校的教育分为训育、学科和术科。训育贯穿整个陆军士官学校教育之中,使学员随时随地接受军事实践和军队精神教育。训育或由负责学员日常生活的教官担任,或由训育中队(各兵科学员在校期间被分配到不同中队,实际体验军队生活,使其逐渐被军队同化)担任,除了对学科和术科教授内容进行补充,同时也在实践中培养学员作为初级士官的实际教导、指挥小部队作战的能力。^③学科教育包括军事学和普通学,其中军事学教授各兵科尉官必要的基础军事知识,并培养其将来进一步学习的能力;普通学则教授将校应掌握的一般常识。军事学和普通学的具体科目、教学内容及要求详见表2。

^①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A03020160400、御署名原本・明治二十六年・勅令第二百三十三号・陸軍士官学校条例改正(国立公文書館)。

^② 「陸軍士官学校教育綱領」、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資料集成』第五卷、157頁。

^③ 河辺正三『日本陸軍精神教育史考』卷二、原書房、1980年、11頁。

表2 陆军士官学校学科科目及内容

	科目	教学内容及要求
军事学	战术学	学习战斗及战时勤务的相关原则、要塞战术的概要、初级尉官所必要的应用技能。
	战史	学习帝国参加主要战役及事变概要,学习师团以下部队在战场的实际作战情况,以激励学员士气。
	军制学	学习军制的要义,学习帝国陆军诸制度、与战时事变相关诸制度,深刻理解建军之本义。
	兵器学	学习与兵器构造、机能相关之原理,我国主要兵器性能及结构之概要,兵器制造及保养之常识。
	射击学	学习射击之学理,了解主要火器的射击效果,掌握射击准备及实施的一般常识。
	航空学	学习飞机构造、机能、性能、使用之概要,了解军事航空的趋势。
	筑城学	学习筑城相关诸原则之概要,与攻守相关的筑城的素质、编成、设备、作业实施之要领。
	科目	教学内容及要求
普通学	交通学	学习军事上必要的交通设施机构及其性能之概要,学习对交通设施的利用、设防及破坏的要领。
	军队教育	贯彻军队教育令纲领及总则,讲授各科教育目的、精神、教育实践之要领、教育计划等。
	一般教育	与军队教育相关的一般教育学。
	法制经济学	讲授帝国宪法概要,特别是其特质及将校所应掌握的法制、经济常识。
	外国语学	英法德俄汉任选一种语言,重点提高与军事相关的阅读能力。

资料来源: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資料集成』第五卷、附表第一其一、159頁。

陆军士官学校的术科教育,主要训练各兵科尉官在完成战斗任务时应掌握的必要事项^①,具体科目及内容详见表3。

表3 陆军士官学校术科科目及内容

科目	教学内容及要求
教练、阵中勤务、射击	培养锻炼学员作为小部队指挥官及教官的资质、能力。
野营	进行联合演习,以提高教练、阵中勤务、射击等能力。
体操	熟练掌握基本应用体操,并教授教育指导法。
剑术	作为兵科必修科目,熟练掌握剑术、两手军刀术,并教授教育指导法。
马术	熟练掌握骑术,并学习驯养、调教法之概要。
马匹管理	掌握马匹的驯养、管理相关事项。
规章制度等	学习教练、阵中勤务、射击等相关必要事项;了解将校服务的要义、作为初级尉官执行实际任务时应了解的必要事项。

资料来源: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資料集成』第五卷、附表第二其一、162頁。

注重军人精神教育是陆军士官学校教育的一大特点。评价学员是否合格时,比起学识技能,军人精神更加重要。所谓军人精神教育,包括培养作战时临机应变的能力、鼓舞精神、陶冶军人的节操等,但实际上最核心的内容是培养忠君爱国思想。由于这种精神教育贯穿陆军士官学校教育的

^① 「陸軍士官学校教育綱領」、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資料集成』第五卷、158頁。

始终,一旦军事扩张成为日本的国策,战争被煽动为“为天皇而战”,陆军军人就会不加批判地接受,乃至沦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

同时,军人的主要任务是战斗,以战斗为基础的军事教育也是陆军士官学校教育的重点。学员除了在校内学习各类军事技能,还于在校期间被分配到陆军各中队,以便更快地对所学技能加以实践,并习惯军队、军人生活。^①另外,贯穿军事教育的一条主要原则是“战斗的关键在于容许适度的独断专行,使攻击精神发挥到极致,同时也要求统一指挥,尽全力求成功”。^②这种允许“适度的独断专行”的教育理念,后来成为日本陆军在侵华战争中不断挑起事端、制造事变的一大原因。

(三) 陆军大学

日本军事近代化的一项重要标志是引进参谋制度。近代参谋制度源于法国,发展于德国。普法战争后,普鲁士的胜利使得独立的参谋本部机制在世界上得到普遍认可。西南战争后,日本的新陆军已包含炮兵、工兵、骑兵等各兵种,成为综合性部队。在此基础上,山县有朋等人认为,无论从强兵,还是对外扩张的角度考虑,全盘指挥一支近代化的综合性部队,还需要具有完善的参谋机构和优秀的参谋人才。1878年,在山县的主导下,明治政府借鉴德国体制,设立了直属天皇的军令机构参谋本部。参谋本部具有独立的统帅权,其权力不断膨胀,逐渐成为日本策划对外扩张政策的核心机构。日本陆军的参谋只能由参谋本部派遣的陆大毕业生担任,使得这些精英出身的参谋在军队中享有特殊权力,成为二战中策划、发动、指挥战争的中坚力量。不过,在参谋本部成立之初的1878年,陆军中受过正规高等军事教育的参谋,仅有自法国陆军大学毕业归国的小坂千寻中尉。因此,当时的参谋本部亟待为自身培养人才。

西南战争前后,日本陆军主要从陆军士官学校选拔军官。陆军士官学校培养的是下级军官,学员如希望继续深造,只能选择出国留学,而能够获得公派留学机会者寥寥无几。因此,在日本国内成立一所教授及研究参谋业务的高等教育机构,既是为政者也是陆军士官学校学员的迫切需要。1882年11月,在时任参谋本部部长的山县有朋主导下,日本陆军创办了陆军大学,主要目的是培养运用近代战略战术的参谋人员。^③根据陆大条例规定,陆军大学直属参谋本部,职员及毕业生的人事安排皆由参谋本部调配。^④

陆军大学的入学资格要远远严于陆军士官学校,报考学员必须为现役军人。中尉年龄须30岁以下,少尉年龄须28岁以下。在符合以上条件基础上,还须被所属部队长官认定为品行端正、勤奋努力、身体强健,并推荐成为候补学员,方具参考资格。陆军大学的入学考试更为严格,分为初审和复审两次。初审主要测试基础学识,通常要连考4日,每日上下午都有考试,一共考10科左右,每科都要考2—3小时。表4是具体的测试科目和测试时间,可直接反映出考试之难。

复审以面试方式考验考生的人格、应对能力等综合素质。考生为应付初审考试的题目往往需要2—3年的准备时间,即便能够通过第一关,也经常会在面试阶段落第。因此陆大的录取率常有不足一成的情况。不过,一旦通过考试,便犹如鲤鱼跃龙门。陆大毕业生能够得到定期升级的保证,毕业后天皇亲授菊花奖章。作为对优等毕业生的特别奖励,陆大还设有完备的留学制度。凡毕业成绩在前十名者,毕业后可出国留学2—3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陆军的高级将校、参谋本部的重要职务逐渐为陆大毕业生占据。

① 参见河边正三『日本陸軍精神教育史考』卷二、11—12頁。

② 河边正三『日本陸軍精神教育史考』卷二、11—12頁。

③ 黒野耐『参謀本部と陸軍大学校』、講談社、2004年、9頁。

④ 『陸軍大学校条例之定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04030602900、明治15年「大日記 本省達書7月より」12月達乙 陸軍省總務局(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表4 陆军大学候补学员初审考试日程表(1894年)

步骑炮工兵科		
	上午	下午
7月25日	算学甲 2.5 小时	算学乙 2.5 小时
7月26日	基本战术甲 2.5 小时	基本战术乙 3 小时
7月27日	地理地图 2 小时	步骑工兵科:兵器学 2.5 小时 炮兵科:兵器学 2.5 小时
7月28日	步骑炮兵科:临时筑城 2 小时 军路 2 小时 工兵科:永久筑城 2 小时 军路 2 小时	外语:德语 2 小时 法语 2 小时

资料来源「参謀本部より 陸軍大学校 学生候補者初審試験の件」、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03023043100、密大日記 明治27年(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陆大教育的主旨为研究高级用兵(指挥旅团以上部队的战术和狭义的战略)所必要的学术原理(军事学),训练学员的实际应用能力。所设课程可分为战术、战史、参谋要务,以及非军事课程,即与军事制度相关的法学、数学、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和军人所必须具备的一般学识等。甲午战争之前的1892年,即陆军大学第11期课程安排如表5^①,就反映了各项科目的授课次数与时间。

表5 陆大第11期课程安排(1892年)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第三学期	
科目	次数/天数	科目	次数/天数	科目	次数/天数
交通学	29 次	战术	63 次	参谋服务学	50 次
测量学	15 次	兵器学	23 次	算学	31 次
马学	19 次	筑城学	36 次	历史	27 次
地理学	33 次	经理学	6 次	德语	166 次
战术	95 次	算学	27 次	法语	166 次
兵器学	24 次	参谋服务学	33 次	兵棋	46 次
筑城学	21 次	德语	166 次	战史	53 次
经理学	13 次	法语	166 次	军法	23 次
参谋服务学	34 次	兵棋	35 次	应用帅兵术	75 次
算学	31 次	战史	53 次	要塞战法	43 次
历史学	31 次	军法	23 次	军事地理学	21 次
德语	166 次	帅兵术	33 次	国际公法	27 次
法语	166 次	马术	80 次	马术	75 次
马术	155 次	野外战术演习	12 周	东京湾炮兵学演习	10 周
野外战术实施	12 周	东京湾炮兵学演习	10 周	炮兵学研究	7 周
野外测量	14 周			参谋旅行	21 周

资料来源「明治二十五年課程実施情況」、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資料集成』第七卷、88 頁。

① 「陸軍大学校教育綱領」、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資料集成』第七卷、210 頁。

陆大的战术教育一般可分为图上战术、现地战术和兵棋。图上战术主要是在教室以地图为基础假定作战情况,设计并讨论作战计划。现地战术指赴实地考察,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计划、实施演习等。兵棋为根据地图所示情况,以棋子作为敌我标志,演示战争过程,制定作战计划。陆大一般在第一学期讲授基本战术;第二和第三学期主要讲授实用战术并辅以兵棋演习。各学期在期末都要进行以现地战术教育为目的的演习旅行。第三学期期末的演习称为参谋旅行,是为宣告结业的旅行,其目的在于考验学生三年以来所习得的综合能力和实际应战能力。陆大以德式教育为主导思想,强调进攻,重视实践性战术和现地战术的教授。这对培养参谋人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日本在明治时期取得的两次对外战争的胜利,陆大的近代化军事教育可谓“功不可没”。但是,在此后的军事扩张中随着世界形势和战争形态的变化,偏重战术的教育逐渐暴露出其缺陷。两次世界大战均演变为多国之间的持久战。军队需要的不仅仅是参谋人员,更需要具备指挥才能的高级军事将领。作为高级指挥官的将帅必须具有统揽大局的能力,必须能够结合政治局势和经济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制定政策,必须掌握如何利用外交、政治等手段在战争中赢得有利形势等。从陆大的课程看,自始至终并未做出相应改变,一味追求战术教育,缺少培养战略性思考的人文社会科学科目。

值得注意的是,在非军事课程中,授课次数最多者为外语。陆大自创设时起,入学考试即考验学生外语。入学后开设有德语和法语课程。自1897年始,外语课程中增设了英语和俄语。^①至1899年,又增设汉语^②,入学考试亦可选择汉语作为应试科目。陆大对外语课程的要求为“须可直接阅读原文了解其义;须可直接以原文写作;须可直接以原文一般会话”。^③陆大教育重视外语课程的原因既有便于向先进国家取经之义,同时又可视为其观时局而推行对外扩张政策之准备。明治建军后,俄、美、德、法、中都曾被日本视为假想敌。^④可见为争夺利益考量,日本早在军事教育中即将假想敌国语列入必修课程。

三、精英式军事教育的利与弊

陆军幼年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三级军事教育体系,是日本陆军近代军事教育的一个显著特征。首先,这一教育体系下的陆军学员,受到系统且严格的近代化军事教育。日本陆军主要效仿德国,采用德式军事教育,重视战术,兼修与军事制度相关的外语、法学、数学、物理、化学以及军人所需的一般学识,培养出来的学员具有相当高的军事素养。其次,对学员(尤其是陆军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学员)近乎洗脑式的、高度集中的精神教育,有利于提升军人之于军队的忠诚度,以及他们在日后作战中的团队精神。由于陆军的中坚军官全部出自这一教育体系,这在军队中贯彻陆军高层及日本国家的政策、意志提供了便利,对实际的指挥作战也具有重要意义。在主管陆军军事教育的教育总监部工作过9年的陆军大将河边正三指出:日本陆军从陆军幼年学校起招收13—16岁的幼年学员,让他们自幼离开父母,在与社会隔绝的特殊环境里接受特别教育,然后一步一步被培养成军队中坚和骨干,成为日本现役将校补充的核心体系。这也是接受过完整三级军事教育的“三校生”在陆军系统中尤受器重的原因之一。这种被认为是正统、主流的军官培养体

① 「明治三十年課程実施情況」,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資料集成』第七卷、110頁。

② 「明治三十二年課程実施情況」,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資料集成』第七卷、124頁。

③ 「陸軍大学校教育綱領」,高野邦夫編集『近代日本軍隊教育資料集成』第七卷、210頁。

④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Ref. C14061002700、帝国国防方針 大12(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系,确实为陆军取得“成绩”奠定了基础,为日本军事近代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这些“高素质”的日军精英,最终成为发动侵略战争、实施殖民统治、屠杀平民的战争罪犯,充分反映了日本陆军精英教育制度的本质缺陷。比较陆军三校的教育纲领和设置科目可见,三校的共同特点是高度重视精神教育,灌输忠君爱国思想,强调军人本分即忠于天皇、服从上级。^①学员们每天早上遥拜和奉读敕谕。遥拜就是对着皇宫、伊势神宫以及故乡方向遥遥礼拜,以培养学员的所谓忠孝之心;奉读敕谕及朗读明治十五年天皇赐予军人的敕谕,内容包括忠义、礼仪、武勇、诚信等。^②精神教育还包括宣扬日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是东亚的领袖,要带领东亚对抗西方并必然取得最终胜利。陆军学校教授俄语、法语、德语、汉语,相对轻视英语,禁止学员使用当时社会上已经出现的英语外来语,要求必须使用军队特殊的汉语词汇(指日语中使用的汉语词汇,如口袋、裤子、非军人、考试、笔记本等词汇,当时已经流行使用英语外来语,但军人要求必须使用物入、军袴、地方人、考查、手簿等相应的军队用语)。^③侵略中国的思想也贯穿于精神教育中,伊藤正德分析:“占领满洲是幼年学校养成的假想战略,这种战略在教科书上虽然并无正史记载,但是幼年学校学生的心灵中,被灌输了将来成长指挥陆军时,应使满蒙成为日本领土的思想。鬼岛的桃太郎虽然是一部说明桃太郎征服鬼岛的童话故事,但是对于幼年学校的学生来说,鬼岛的名称,已被具体定为满蒙地方,也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中,以侵略视为发展,而不视为罪恶。”^④这种精神教育贯穿于陆军学校教育的始终,因此,它培养出的军人,头脑中有顽固的必胜信念,盲目信仰日本是神国,同时具有过盛的战斗精神。石原莞尔的话也印证了这一点:“我等因接受了幼年学校以来的教育,故从未对国体的信仰产生过动摇。尽管如此,如无十足把握令士兵、世人乃至外国人也能理解此一信仰,则仍难以安心。”^⑤可以说,这是导致陆军军人沦为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的重要因素之一。

陆军军事教育的一条主要原则是“战斗的关键在于容许适度的独断专行,使攻击精神发挥到极致,同时也要求统一指挥,尽全力求成功”。^⑥这种允许“适度的独断专行”的教育理念,成为日本陆军在侵华战争中不断挑起事端、制造事变的一大原因。1939年7月5日,由于陆军首脑不顾外务省反对,强行推进日本与德意结盟,昭和天皇曾对时任陆军大臣的板垣征四郎抱怨“陆军走上不择手段、独断专行之路,正是陆军幼年学校教育的结果,是陆军采取德式教育的结果”。^⑦昭和天皇之言虽有推卸自身战争责任之嫌,但也看出了德式教育的问题与弊端。

德式教育对日本陆军的重要影响,还体现在偏重战术,培养出来的指挥官大多具有参谋才干,而缺乏指挥全局的帅才。参谋们往往擅长具体战役的作战,而不具备指挥官应有的政治、经济、外交等常识和综合判断能力。他们控制下的陆军虽然具有相当高的战斗力,但是对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结果在内政外交中一味坚持好战立场,而一旦陆军军官掌握了国家政治,更使整个国家在战争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毕业于陆军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的堀江好一,在其回忆录中说:“战后很长一段时间,我

① 参见河边正三『日本陸軍精神教育史考』卷二、11—12頁。

② 堀江好一『陸軍エリート教育 その功罪に学ぶ戦訓』、7頁。

③ 堀江好一『陸軍エリート教育 その功罪に学ぶ戦訓』、16頁。

④ 伊藤正德著,尹友三译《日本军阀兴亡史》,台北“国防部”联合作战研究委员会1970年版,第112页。转引自张芝瑾《石原莞尔的中国认识与亚洲观》,台北,台湾大学政治学系中国大陆暨两岸关系教学与研究中心2010年印,第84页。

⑤ 石原莞尔著、玉井禮一郎編『石原莞爾選集』第3卷、たまいらぼ、1986年、115頁。

⑥ 河边正三『日本陸軍精神教育史考』卷二、11—12頁。

⑦ 『続現代史資料四 陸軍 畑俊六日誌』、みすず書房、1983年、218—219頁。

都对时下的青少年心存鄙视。他们姿态懒散、懈怠,说话没有规矩,与当年那些昂首挺胸、说话掷地有声、英姿飒爽的幼年学校学生相差甚远。然而,正是我的这些幼年学校的优秀前辈们毁灭了国家。这些接受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教育的陆军军人们,在昭和史上留下了鲜明的影子。掀起那场十五年战争、扩大战争并最终导致国家大溃败的大部分责任,应该由他们承担。”^①堀江虽揭示了日本陆军教育的问题所在,但如同大部分日本研究者的观点一样,即把日本对外侵略及战败的原因,归结为那些受过陆军完整教育体系的“军事精英”们的独断专行,从而为日本政府、天皇开脱罪责。

这种逻辑不仅仅反映了日本研究者对中日战争的本质乃至日本战争责任的理解不足,而且时至今日仍然或明或暗地存在于整个日本社会,成为中日历史认识差距难以缩小的原因之一。从对日本军事教育体系的梳理中不难看出,日本从最初的建军,到采取德式军制,并逐渐建立起近代化的、高度集中的军事教育体系,培养军事人才,都是自上而下的国家政策,目的不仅是增加国防军备力量,强化中央政府权力,也是为了对外扩张。日本最终因挑起侵略战争而走向失败,表面上看起来是陆军上层将领有“独断专行”“精英误国”之嫌,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认为是这些军人个体的错误,而是某种结构性的偏差。从日本近代陆军教育体系可见,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使他们对军事扩张和武力解决国际争端有着群体性偏好,而培养他们的学校本质上也是国家一手建立的军事主义体制的结果。日军侵华战略的制定与实施也只有在考虑到其近代军事教育体系的前提下,才能被充分理解和批判。

(作者马晓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徐志民)

^① 堀江好一『陸軍エリート教育 その功罪に学ぶ戦訓』,1頁。